最疼的名字

　　我逛遍这个城市的所有酒吧，可是，我找不到一个有着海藻样的长卷发和忧伤眼神的女子。

　　夏天的傍晚，天气出奇地热，气温接近40度，在这座沿海城市里，已是百年少见。我趿着拖鞋，穿着短裤和黑色T恤，在海堤大街晃晃荡荡地走，像一个无业游民。

　　我就是无业务游民。自从三个月前被那家游戏公司解雇后，我一直在家呆着。上网，看电视，看影碟。是一种颓靡的生活，但我并不感觉失落和难受。也许，在我所有的金钱用完之前，我还会感觉自由和惬意。

　　结果，我在海堤大街上走了两个来回后，看到消防栓上坐着的那个女孩朝我笑。我吧嗒吧嗒地走过去，问，你笑什么？

　　她摘下墨镜，瞥了我一眼说，你这人好无聊。

　　我说，我走来走去并不代表我无聊。

　　她的唇齿间发出一丝微弱的气流，我听到一声“切”。然后她说，我说的是你过来问我为什么笑，这很无聊。

　　我叉着腰低头看她，很痞的样子，我说那我们做些不无聊的事情如何？

　　她很鄙夷地用眼光把我全身上下扫了一遍，老娘贵得很，你付得起钱吗？

　　最疼的名字我一愣，说你别小瞧人，有胆到我住处，可别把你吓着了！结果，她提起包就把手挽在我的胳膊上，说，带路！我走的时候把腰板挺得笔直，认真地一步一步地迈，像香港回归时仪仗队的那种步子，因为她很高，而且还穿着高跟鞋，这让我有些不爽。

　　估计每一个女孩到我家都会有这样的反应，嘴巴张得老大，眼里闪着艳羡的光。但那个女孩只是嘴巴张大了，然后缓慢地摘下墨镜，随即把自己一下子摔到沙发上，才开口大叫，你小子是走私贩毒还是倒卖军火？

　　我把那台价值15万的进口超薄曲屏电视打开，说，差不多。反正是赚钱的营生。

　　她把高跟鞋往地板上一蹬，然后自顾自地四处搜寻，像一只饥饿的秃鹫，她说你的房间在哪儿？或者你喜欢在沙发？

　　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把手中的大中华熄灭，吐完最后一口烟圈，我说我喜欢随时随地，只要有感觉。她回头看着我，把手一摊，那我估计你现在是没感觉了，你让我有些挫败感。

　　我彻底晕菜，她则哈哈地笑，然后走进我的房间，忽然高兴地大叫，哇，这是你画的吗？我抱着肩膀慢悠悠地踱进房间，她正站在我的一幅油画前一脸崇拜的表情，那幅油画是我半年前画的，画的是一只手，一只很精致的女人的手。

　　我说是的，我还出了两本文集，还帮游戏公司设计人物。她侧头狐疑地看看我，半晌蹦出一句，你丫真是个天才！她的表情让我很有些不爽，我忽然上去拥着她，滚在床上，我说，我的感觉来了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你的名字。

　　她从我怀里挣脱出来，眼珠子转了一圈，说，我叫小A。我知道这种女孩是不会告诉人真实姓名的，倒不如直接叫她小A。这样想着，我重新把她拥入怀里，我说我叫萧然，来吧，我的小A。

　　小A在我那里住了半个月。期间她对我的文章，我的绘画，我的设计给予了极大的赞赏或者极大的贬损。我喜欢她的直接和坦白。半个月后的那天早上，她离开了，留了字条，借你现金若干，后会无期。

　　她拿了我钱包里的两千现金和我放在抽屉的那块价值四千块的手表，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消失无影。我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声，然后傻呵呵地笑。

　　之后，我开始到不同的游戏软件公司面试，带着自己引以为傲的作品。他们大多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的作品很好，只是不适合。有一家不客气的，竟然直接把我的作品扔到桌面上，说如果有人喜欢你的作品，我就请你！我把一个烟灰缸砸到他的脸上，说，谁说没有人说我的作品好。小A就说过！

　　小A就说过。小A是谁？

　　我的心隐隐地有些失落，带着我的失落和颓然，坐在计程车上，在这个城市来回地游走。秋天很快就来了，原来越是炎热的夏天，越是不堪一击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坐在计程车上，看着窗外流泻的霓虹，忽然难受得想落泪。“波西米亚”酒吧门口的那个身影一闪而过，我的心一紧，叫司机停车。司机的嘴里嘟囔着，年轻人居然来这种地方。我没有作声，甩给他几张钱。

　　小A穿着紧身的妖娆红的裙子，胸口一片春光。见了我，一愣，随即露出疲惫的笑，干什么，出来打劫呢？

　　见我认真地看着她，她笑，笑容里满是苦涩，她说，我可不可以把你当成朋友？我说，恩，当然。她慢慢地走过来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哭了。我拍拍她的背，说，小A我养你，我有足够的钱。

　　她止住哭，抬起头来，很小心地用手指擦掉眼角溢出的泪，她说你别再惹我哭，我没有那么多的钱买化妆品，这个妆要花去我好几十块钱呢！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和小A去了附近的一个酒店。上半夜的时间，她一直在抽烟，直到烟灰缸全部躺满了香烟的尸体。我说我再去买一包，她忽然就拉住我的手，把头埋进我的怀里，说，萧然你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过，很谢谢你。

　　我嘿嘿一笑，说，难不成你是异度空间的？她哈哈哈地笑出了眼泪。半晌，表情认真地对我说，萧然，如果有可能，半年后我会去找你。

　　南方的冬天不下雪，但是冷意却不会少半分，冰凉，刺骨，而且很干燥。小A的手机一直都打不通。

　　那时候，我已经在一家杂志社做美编。期间，我身边的女孩像摩天轮一样来回运转。我和她们逛街，看电影，和她们接吻，上床。但反反复复，分分合合，最后都以我的暴脾气而告终。

　　是的，我的脾气变得很暴躁，似乎有些什么东西在胸腔里左右奔突，找不到出口。我经常偷懒不上班，穿着高高衣领的羽绒服在海堤上来来回回地走，那些冷冽的寒风让我的头脑可以保持短暂的清醒，这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小A。

　　我逛遍这个城市的所有酒吧，可是，我找不到一个有着海藻样的长卷发和忧伤眼神的女子。

　　春节长假前，我毫无意外地被公司辞退。理由是我经常迟到早退，而且不请假。

我还是没有回老家，我已经有5年没回过老家了。我又回到了以前晃晃荡荡的日子，每天睡到日上三竿，然后起床去附近的快餐店吃午饭，晚上一边喝冷啤一边通宵上网。

春暖花开的四月，我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在阳台上画油画，忽然在画框后面看见一张灿烂的笑脸，小子，可别把本姑娘的样子画丑咯，否则饶不了你！我眯着眼睛，逆着阳光看向小A，然后笑，怎么把长发剪了，装嫩是不？

　　然后，我们看着彼此，静默了好一会儿。

　　小A完全变了样子，不仅齐肩的长发变成齐耳的短发，还穿起了清爽简单的T恤和牛仔。只是，她的性格还是老样子，直接，坦白，像一把凌厉的刀，柔情刀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她睡得很香，紧紧地抱着我的手，唇角还展露细碎的笑。反倒是我睡得很不安稳，总是模模糊糊地醒来，然后下意识地打开台灯，看见小A还在，我才放心地睡去。我害怕她又在某一时刻无声无息地离开。

　　所幸的是，小A一直没有走。

　　那是恬淡而美好的时光，我们一起逛街，一起依偎着看电视，一起吃饭，傍晚牵着手沿着堤坝愉快地散步。只是，我们从来不提从前，也不提以后。那都是我们不敢触碰的猛兽。

　　夏季的一个傍晚，我到一家画廊送画稿，回到家门口时，忽然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，因为我闻不到小A的气息。我对着那扇不锈钢的铁门，静静地呆着，许久许久。

　　我决定去找小A，我已经在预感到她离开前，偷偷地把她身份证上的地址抄了下来。

　　我坐了16个小时的火车，5个小时的汽车，走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，终于在那个村子前停了下来。是一个坐落在山脚的小村落，村落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，已经是收获的季节，金灿灿的一片。

　　很多穿着朴素的村民从我身边经过，我向他们打听小A家的地址，他们便好奇地多看我几眼。小A家面向稻田，是一个由土黄色砖墙砌成的小屋，很容易找。我走进院子，看见一个小男孩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作业，他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，问，你来找姐姐吗？

　　我点点头，你姐姐的名字是不是叫夏幽？他点点头，朝我招手，你进来，我妈一直想见见你。那个躺在床上下身瘫痪的，竟然就是夏幽的母亲。见了我，她的眼里闪出盈盈的光来。她招呼我坐下，然后一边说一边拭泪。

　　我终于见到了夏幽，那个已经长了一片青翠的坟冢，她躺在里面。

　　我已经哭不出眼泪。那些所有的过往，像泛着惨白斑点的电影胶片，在脑海中一桢一桢地滑过：夏幽的父亲早逝，母亲下身瘫痪，弟弟又尚小，夏幽于是在察觉自己有绝症后毅然到了海滨城市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，她顶着屈辱，穿着性感妖娆的衣服在街头揽客。她遇见了我，和我度过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……

　　我把那幅油画点燃在夏幽的坟前，那幅画是为她画的，画得很美。我说，夏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的真名叫楠木。

　　临走时，我没有留一笔钱给夏幽的母亲，因为我的钱太肮脏，我不忍玷污了她和她的家人。其实，从6年前开始，我就被一个有钱的女人包养，她每个月来看我一次，她给我足够的金钱和物质支持。

　　离开村庄回到海滨城市，我搬了家，重新找了份工作，从此踏踏实实。每个盛夏，我都会独自去走那一段长长的海堤，走着走着，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决堤……